

結 論

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係根據對腓烈大王戰史的研究，及拿破崙戰爭的寶貴經驗，並由於研究歷代戰史而成，已不待說。

這個性質全異的兩種戰爭（即絕對的戰爭與現實的戰爭），遂行於僅半世紀之間，指示吾人以戰爭的兩面性，竟為克氏慧眼洞悉無遺，遂得完成他這一部不朽的名著。

次就這兩種戰爭的本質各點，從歷史的觀點上加以此較考究，我想：亦可藉以明瞭本戰爭理論的依據吧。

正如次表所示，腓特烈大王時代含有持久戰爭之軍事的政治的諸要素，拿破崙時代，其有殲滅戰爭之必然的諸性質。

拿破崙正值當時的將帥拘泥於舊式兵術，不能越出持久戰爭一步，乃獨能洞悉把握著戰爭本質的變化，並創造新戰爭方式，可見他偉大的天才了。

區分		腓特烈大王	拿破崙	
戰爭性質		持久戰爭（現實）	殲滅戰爭（絕對）	
武力價值	兵制	常備傭兵制 補充困難 高價 逃亡 => 迴避會戰	徵兵制 國民的自覺 補充容易 國民負擔減輕 => 會戰主義	武力的發揚特大
	戰法	橫隊戰術 集團編制（兵力限制） 運動困難 損害增大 => 限制會戰威力	縱隊戰術 軍團編制（兵力增大） 獨立作戰容易 損害減少（保存決戰兵力） => 增大會戰威力	
	給養	倉庫供給 機動了限制 兵力限制 => 攻勢的過早終了	徵發 機動力增大 兵力增大 => 作戰有澈底遂行的可能	
政治價值	機動	君主戰爭（傭兵） 君主的利害 （政府） 國民感情薄弱 => 機動微弱、富於政治妥協	政治解決的可能性增大 國家戰爭（徵兵） 國家的利害 （民族） 國家感情 => 戰爭機動的強烈 打倒感情的強烈	政治的活動少有餘地 戰爭遂行要有決心
	規模	政府戰爭 戰費由國庫支出 國民不參與 => 戰爭規模很小，有政治解決的可能性	國民戰爭 戰費徵收 國民負擔 => 戰爭的規模大，武力澈底的行使	
	環境	國內戰爭（德意志帝國內） 國土接壤（國境沒有障礙） 小國對立 => 政治的複雜行增大	對外戰爭（歐洲全土） 國境的存在（地理的政治） 大國的對立 => 戰爭遂行要有決心，一經決定，便斷行不疑	
判 決		戰爭不僅為武力的發揮，即政治亦發揮相對的價值	戰爭以武力為第一主義，政治僅為其從屬	

次就兩種戰爭而此較研究戰爭計劃的差異。

區分	持久戰爭（腓特烈大王）	殲滅戰爭（拿破崙）
戰爭目標	專以政略的立場而決定 A. 敵國領土的一部分佔領 亞勒細亞的戰爭（領有亞勒細亞） B. 獲得領土的確保 七年戰爭（確保細勒西亞）	以打倒敵人為目標 A. 首都的佔領（巴里、一八一四） B. 軍隊的殲滅（奧斯特里齊、耶納會戰） C. 同盟軍的擊破（孚利德蘭）
戰爭計劃的策定	1) 作戰計劃當為戰爭計劃一部而樹立戰爭計劃(主權): 作戰計劃(統帥) 政治計劃(政治) 2) 戰爭遂行時, 要逐次確定目標, 以達成政治目的, 作戰計劃係適應於此而策定	1) 作戰計劃成為戰爭計劃的大部, 甚至全部政治, 要極巧妙地利用作戰成果 2) 戰爭遂行時, 於初期作戰, 大多足以決定戰爭大勢, 若不能預想其結果, 則一步也不能開始戰爭行動
戰爭期間	因武力價值低下, 致不能澈底遂行, 戰爭便入於長期狀態(細勒西亞戰爭, 七爭戰爭)	以絕大的武力價值, 依速戰速決主義, 而縮短戰爭期間
戰爭宜行的戰略手段	1) 兵力的平均化 基於政治的立場而領有土地, 因而招來兵力的平均化 2) 迴避決戰(道恩元帥, 一七五九年以降的腓特烈大王) 3) 機動、小戰、誘擊等的活用(一七五九、一七六〇戰役)	1) 對動心集中兵力(拿破崙每次戰役) 2) 向目標直進, 強行決戰 (一八〇五年維也納進擊) (一八〇六年柏林進擊) 3) 會戰主義與澈底的追擊(同上)
政治與統帥	政治與將帥發揮相對的價值 戰爭不是憑將帥個人的意志而行, 乃為政府指示其根本方針(七年戰爭的奧國)	統帥第一主義 統帥的成功常能決定大勢(拿破崙的各次戰爭)

上述兩種戰爭的兩種性質，亦可從上次歐洲大戰戰史上找出實證來：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對法宣戰，決意遂行澈底的殲滅戰爭，乃根據史蒂芬元帥所起草的對法作戰草案，遠從巴黎北方迂迴而壓迫法軍於羅亞爾河之綫，欲一舉而殲滅之，因此便澈底集中兵力於右翼比利時國境以求戰爭初期占得優勢。

但這個計劃，以法軍的侵入萊茵河上流及在東方戰場俄軍的侵入東普魯士而被牽制，小毛奇因缺乏英明的決斷，乃削弱右翼軍的兵力，致在最後的瞬間，欲予敵澈底的打擊時，便發生兵力的不足，造成瑪因河的敗績。當德軍越過比利時國境，殺到瑪因河畔，本可以一個月有半，達成速戰速決，而結束戰爭的，但因此失策，遂使戰爭持久消耗至四年之久。

所以戰爭計劃在作戰計劃之外，要有新的策定——動員政治、外交、經濟、思想一切部門。

協約國方面，由於英法政治的密切結合，有克雷孟梭、路合喬治等的活動，遂導致戰爭的最後勝利。反之，德軍沒有一個足以匹敵的政治家，不能拉著美國，反使其站到協約國方面，故雖有輝煌的戰略成功，終因政治的崩壞，不能取得戰果，只得投降了。

吾人空作此寶貴戰史的實證，也是不行。真是可笑！克氏的偉論，竟被誤用於祖國，而活用於敵國的英法方面。石原莞爾將軍曾告訴我說：『戰理不是產生於單純觀念的思索，係以戰爭的深刻體驗為基礎。克氏的戰爭論係由彼受到腓特烈大王時代的訓練，研究大王以前的戰史，又從軍於拿破崙戰爭時所得的寶貴體驗，而加以深刻的反省鑽研的產物。不是生於腓特烈大王拿破崙時代的人，不易理解戰爭論。惟有與腓特烈大王拿破崙的心靈相通之後，方可自信有澈底的了解。』

這種教訓已深入我的腦海，擱筆反省，更覺得兩雄的心靈不易相通，亦難了解其戰史，不禁忐忑不安！望讀者諒解微衷，此書能供讀者參考，亦聊可盡作者的使命了。